

總編的話

綠杏不是雜誌，而是北醫學生期刊

坊間一般的雜誌社，可依照他們自己所設定的讀者羣，來決定他們刊物的取向和風格，以專業的水準，進行專業性的製作、包裝和發行，吸引其原先所設定的讀者羣來購買。所以，他們的讀者，經濟來源與雜誌走向有其一致性，他們的雜誌有明確的存在價值。

但，綠杏，依其英文名稱「student journal」及長久傳承下來的學術傳統，其本質並不是雜誌，而應是一本反映台北醫學院學生「學術文化」的期刊。而所謂學術，我們的界定是廣義的：舉凡是經過慎密思考及探討的成果，皆可稱之為學術。所以，不單是醫學系，也不單是某些讀書會，整個北醫的學生都應是所設立的讀者羣，而全體同學也都是這學術文化的一分子。我們編輯們沒有專業水準，亦不是專業性的製作、包裝和發行，再加上如此的風格和取向實難以在北醫校園現今如此的風氣下刺激大多數同學的購買慾。我們若是雜誌社，綠杏若只是一本雜誌，在沒有讀者的支持下發行根本沒有意義。這樣一本沒有專業水準，又不為我們所設定的讀者羣所廣為接受的刊物，為什麼還要存在？——答案很簡，因為綠杏**不是雜**

誌，而是一分**學生學術期刊**；因為我們相信北醫校園中還有學術文化及各種思想存在。我們也相信，在許多的角落裏只有筆記文化及個人主義，所以我們藉著很多熱心學長的贊助，堅持地存活下來，盡可能將北醫校園中所存在的學術呈現出來，介紹出來；我們這樣努力讓綠杏成為北醫學生學術的發表園地，便是希望能藉此提昇北醫的校園學術文化的水準。因此綠杏的存在意義及價值不應只是刊物室裏幾位編輯絞盡腦汁去設計一些內容，去寫一些文章，然後放在刊物裏給同學看，成為校內少數個人學習編輯的機會而已，而應是全體同學共同努力來提昇校園學術文化及促進學術交流的媒介，若真能如此，則即使「綠杏」的讀者羣很少，其「存在」本身也具有相當前瞻性的意義。

本期綠杏的內容中有本學院三個讀書會的探討成果，分別是成癮性藥物讀書會的「安非他命」專題，全民健保讀書會的「民國83年——可能嗎？」以及慢性病讀書會的「有關肝癌的新近發展」專題；另外還有本社製作的傑出校友專訪及攝影專輯「鏡頭下的精神醫學」。巧的是，目前國內正有著嚴重的青少

年吸毒及毒品泛濫的嚴重問題；名歌手薛岳正在不久前因肝癌病逝，留給歌迷們無限懷念；「精神衛生法」在立法院的通過，造成專收容精神病患的龍發堂的解散，使人們重新對目前國內精神醫學及對精神病患的照顧有了一番省思。最近的新聞恰與本期綠杏中之專題不謀而合。可惜綠杏社未能將這些讀書會的努力成果及時呈現在同學眼前；不過，在新聞過後，這些內容仍是值得大家仔細閱讀的。

本刊物既是學生學術期刊，內容大多也只是各讀書會之探討及研究，就如同各種國外的學術性journal，所刊載內容也僅為各研究單位之論文發展，不見得都是「正確」的，更不見得是真理，所以本社歡迎全體北醫同學多來文質疑或提出反對的論點。如此實為北醫同學間學術成長之一途徑。而且希望校內各讀書會或好學的個人也能提供探討、思考或研究的成果。或許這些成果的水準與價值就像本期所刊載的內容一樣高不高，低不低，但只要要是我們北醫同學自己的思考結晶，不論長短，不拘深度，都是可貴的。